

俞大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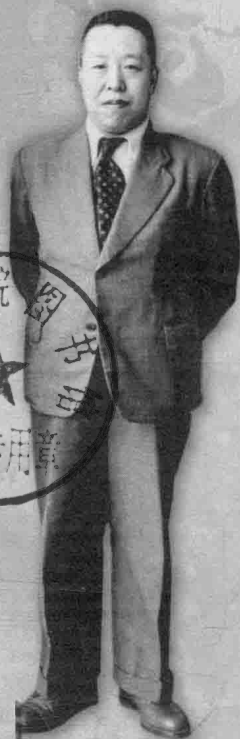
國防部長



陳漢廷、羅順德 著

國防部長

俞大維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國防部長俞大維 / 陳漢廷, 羅順德著. -- 新北市
: 傳記文學, 2015. 12

面 ; 公分

ISBN 978-957-8506-78-7 (平裝)

1. 俞大維 2. 臺灣傳記

783.3886

104028241

國防部長 俞大維

著者：陳漢廷、羅順德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傳記文學出版社社長：成嘉玲

責任編輯：林承慧

特約美編：張文馨

封面設計：張文馨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15號8樓

電話：(02) 8667-5461

傳真：(02) 8667-5476

E-mail：nice.book@msa.hinet.net；biogra-phics@umail.hinet.net

郵政劃撥：00036910 • 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

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45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樓

電話：(02) 2917-8022

印刷：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360元

出版日期：2015年12月

版權所有 侵害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家世及在大陸時期事蹟

家世和學習經歷

投身兵工與抗日成就

出任交通部長

004 002

第二章 來臺及赴美爭取軍援

辭任交通部長

赴美治病及觀察美國對中國政局的態度

出任駐美大使特別助理爭取軍援

孔令傑介入爭取軍援事務

病重之際受命出任國防部長

028

第三章 回臺任防長及主導大陳撤退

親赴前線籌劃戰守

大陳防衛戰爆發

轟炸大陸迫美國協助撤守大陳

068

第四章 經營金馬防線及整建三軍

金馬防禦體系的構建

102

制訂中美聯防的各種防衛計畫
為三軍爭取裝備

赴美治病及爭取八吋砲

整訓三軍、改善裝備待遇

整軍備戰計畫初步完成

第五章

見證八二三砲戰的爆發

俞部長戰血染征袍

一場戰爭兩條戰線

砲戰第二階段的困惑

第六章

臺澎金馬防禦體系的建成

前瞻計畫及海空軍現代化

臺海危機再現的應對

逐步淡出國防機要核心

亮麗的下台身影

第七章

永遠的國防部長

懷念國防部長俞大維先生

註釋

國防部長
俞大維



自序

陳漢廷

上一世紀六〇年代，我還是個中學生，得讀胡璉將軍著之《金門憶舊》一書，說及國防部長俞大維博士每兩週便來金門視察，大力支援金門防務，並說：金門要甚麼給甚麼。八二三砲戰爆發當晚，俞大維自金門回台灣前，對胡璉的表現表示肯定，胡璉在書中即引以為榮，自得之意溢於言表，令我對「俞大維」其名留下印象。稍長在大學唸歷史，讀陳寅恪先生著作，大好之，方知俞陳為姻親，然對俞大維其人其事仍無認識，中歲以後讀《陳寅恪與傅斯年》等書，始知俞大維學習之經歷，既嘆其學識之廣博，復感其人格之崇高，乃蒐集其行事，積之成文，以誌景仰之情。

按俞公一生為國服務，抗戰時期任兵工署長，籌措彈械之生產及輸入以維持國軍戰力於不墜；戰後出任交通部長，竭力通郵通航為復員時期之民眾服務；國府遷臺風雨飄搖之中任駐美大使顧維鈞之特別助理，爭取美國軍援而不失民族之尊嚴；最後出任防長十年，維持台海多年之安定，其對國家民族貢獻大矣。俞公為官清廉，不樹黨派，信任賢才，愛護部屬，關注民生；個人品格高尚，不近人情之事不作，在家為孝子，出外作忠臣；一生好學勤讀，究心學術文化。論學問，淹博而能施諸事業，不異於葉適、陳亮；論政事，總綰兵事而力挽狂瀾於既倒，何讓乎江左王導；論修養，淡薄名利而寧靜致遠，直逼諸葛武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浸淫乎聖賢境界。余兩訪俞公紀念館，觀其遺物，想見其人，為之低徊不已。

從探究俞公之成長出身，使我明瞭中國文化之偉大及傳統社會了不起處。簡言之，中國文化乃一要求每個

人立地作聖賢之文化，吾國傳統社會為一能孕育許多聖人賢能士的社會。國家政治情況雖非理想，然在俞公領導下，一羣能人賢士緊密團結一起默默為國家民族服務；這些能人賢士都是當時社會之精英，唯有俞大維才能使他們盡力發揮所長，報效國家。是書之作，除談俞公事蹟外，實欲指陳此一中國傳統文化及此種文化下之社會特質，述往事蓋思來者云。

筆者為一山居野夫，學養不足，藏書不富，有關俞公之資料（如各種公私檔案）多付闕如，原無寫作是書之條件，如孔子所謂文獻不足也。此外，余生也晚，無緣得見俞公，未能作近距離之觀察，故論斷上亦乏斷然之自信。要言之，是書雖以歷史性著述自我期許，然遊走於「記注」與「撰述」兩者之間，「方智圓神」之境界更談不上矣，忝為作者，實感汗顏。幸得俞公生前侍從參謀羅順德先生的慨然相助，允以其文稿充實是書。羅先生為俞公生前侍從參謀，陪伴俞公有年，熟知俞公為人及種種人事祕辛，故其文字實為對俞公描寫之最一手資料及有價值之觀察；至於羅先生所提供之俞公照片，則更屬珍貴。與羅先生合著此書，實為在下之光榮。

又自《國防部長俞大維》刊於《傳記文學》已來，得俞公親友所垂注，除羅先生外，在下更得與俞公關係密切之人士如莊威先生、林光美女士、王秋桂教授、俞啟木女士（俞大綱先生千金）等晤面交流，親聞許多先生事蹟，使我有活在歷史當下之感，實為天下間一大樂事！我更得他們以出版單行本事相勉，乃有是書之面世。

此書之撰寫及出版得蒙一些前輩學人之鼓勵指導，良朋門生之贊襄協助，玉成其事，至為感銘，在此一併致謝。又此書尚多不足處，如內容未得全面，分析不夠深入等等，我實知之，當於日後再作充實，以為俞公作正傳、大傳而自我期許也。是為序。

第一章 家世及在大陸時期事蹟

家世和學習經歷

俞大維生於民國前十五年，即一八九七年。浙江紹興人。山陰（紹興舊稱）俞家為紹興之名門望族，清末迄今，人物輩出。有人這樣形容俞家：「歷經百年而不衰，英豪俊杰輩出不窮，政界、軍界、學界、商界全盤打通，家族成員橫跨國民黨、共產黨、臺灣、美國、中國大陸，這樣的家族惟有紹興俞家。」

俞公祖父文保公，生子俞明震、明頤；女明詩。俞公伯父俞明震，字恪士，號孤庵，前清翰林出身，以詩著名，著有《孤庵詩存》。俞明震曾追隨臺灣巡撫唐景崧到臺灣任職，在甲午戰爭中參與臺灣保衛戰並且負傷。戰後回大陸，清廷以其具作戰經驗，派往日本考察軍事教育，返國後任南京水師學堂學校總辦。著名作家周樹人（魯迅）即為其學生。明震先生娶曾國藩長子曾紀澤之女，育有兒子大純，留學日、德。民國時在交通部任官至隴海鐵路局長。俞大純生子啟威，俞啟威後改名黃敬，一九四九年中共政府建立後是第一任天津市長，後當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长、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俞啟威的另一個身分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的前夫。俞啟

威長子俞強聲，曾任職於中共國安全部；三子俞正聲，是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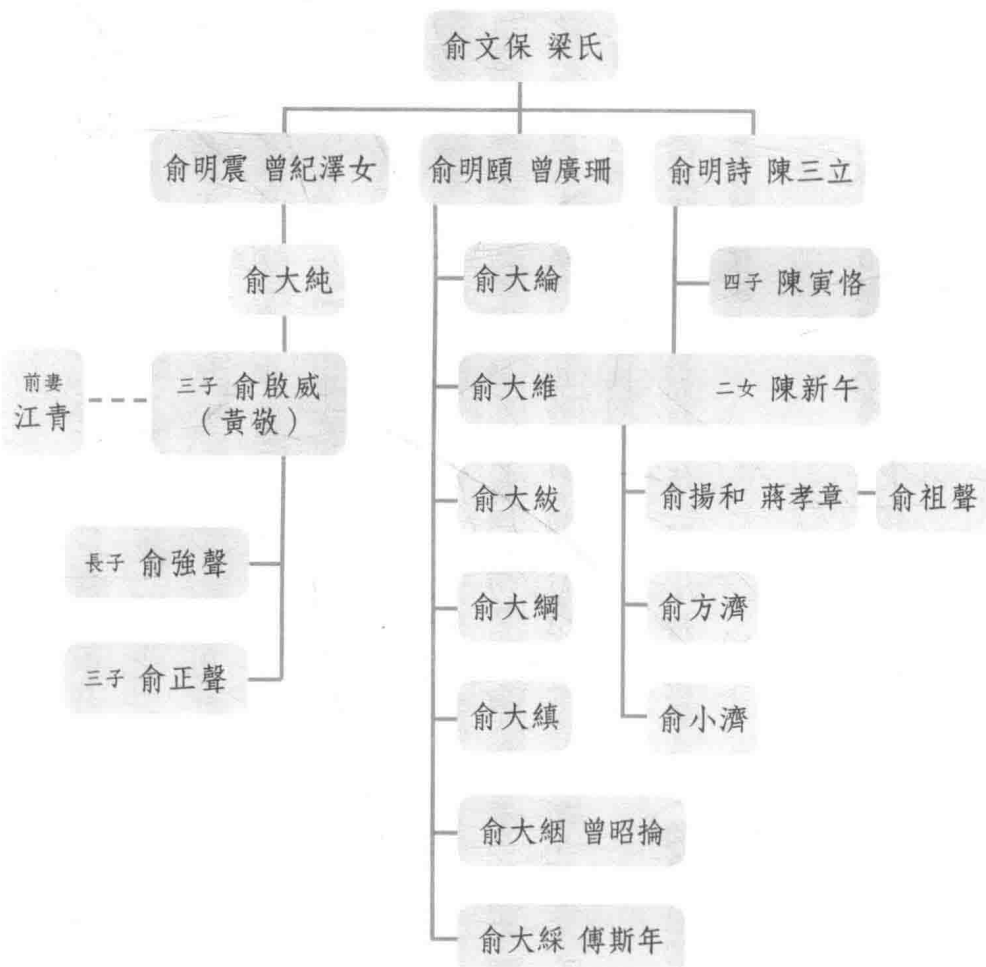
俞明詩則嫁與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公子著名詩人陳三立，其子之一為國學大師陳寅恪，為俞大維之表兄。

俞明頤字壽臣、壽丞，生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三），進士出身。據說精通數學、天文及外文。年輕時隨俞明震往日本考察，歸來後任湖南陸軍小學（原武備學堂）總辦，任清軍協統，亦熱心維新運動。民國初年，湖南軍界領袖如唐生智、程潛等均為其門生。可見俞大維家族背景與軍政界亦甚有淵源，其家族可謂書香世代，富有國家族色彩及思想開明。

俞明頤娶曾國藩子曾紀鴻之女曾廣姍為妻，生大維、大綸、大紱、大綱四子，以及大縝、大綱、大綵三女。俞大紱是植物病理學和微生物學家，曾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俞大綱是著名中國戲曲專家，對臺灣地區及海外現代戲曲之發展貢獻甚大。俞大綵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綱亦曾為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著名化學家、教育家曾昭掄的妻子。

一九〇〇年，先生四歲時，隨父母到湖南居住。翌年，接受啟蒙教育，隨塾師學習中國的經典及文史著作。先生談及他的小學教育時這樣說：

我的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自幼浸潤於書香經澤之中，養成了她淹貫文史，博聞強記的才學。在我的記憶



裏，她幾乎是手不釋卷的，無論是經、史、子、集那一類書，均能深髓而得其味。尤其，母親更有驚人的記憶力，對於歷史、詩、詞及古今中外的小說，亦能精確地誦出它們的來龍去脈。

我們兄弟姊妹在她慈祥而好學的薰陶中成長，很多詩詞在我們幼年時便由母親親授，有如母乳一般的滋補，其影響也最為深厚彌遠。

另外，私塾的教育也有綱舉目張之功。在經學方面，我是從公羊傳開始唸起的，至今雖能隨口背誦，但對於經義還是完全不懂。接著是穀梁傳、左傳、四書、禮記……等。可能是由於從經學入始，所以影響我長大之後離文學的路子愈遠。^①

次年，一九〇二年，先生在經學之餘，也始接觸地理、歷史、英文等科，並新民叢報之論說，頗富革命思想。據俞氏表姐曾寶蓀說，俞公自小「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②俞公自言他的養成教育很受曾文正公一家的影響：

我的小學教育可以說是沿習曾文正公所傳下的這一脈庭訓家學，逐漸完成的，另外，五舅父曾廣銓先生為伯祖父曾公紀澤之侄兒，他從德國出使回來之後，住在長沙我的家裏，替我請了兩位英文教師，教我英文，我向至聖孔子行拜師禮時，這兩位先生便站在旁邊。我也分別向他們二位叩頭拜師，開始研習英文。^③

一九一一年，俞公十五歲，進入上海復旦中學，後來生病在家休養。上海家附近住的都是英國人，平日俞公常跟英國小孩玩耍，對他的英語進益很有幫助。所以他後來在復旦中學跳兩班畢業。那時，他在英文科拿了第一名，幾何學拿第二名。十七歲那年，俞公入讀復旦公學預科，除跟著名外交家王寵惠先生學名學，又隨薛先祖先生學經濟學及德文。學習德文一事對俞公後來的發展影響甚大。十八歲時俞公以第一名考上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的前身）電機科。半年後因肺病在家休養，除了繼續跟著薛先生唸德文外，亦跟從剛自麻省理工學院畢業返國的表哥曾昭權先生唸數學、微積分。俞公自言這時他的學習主要是科學方面的知識，與文學的關係趨於淡薄，但後來進入聖約翰大學時這情況便改變了。

一九一五年九月，俞公進入了聖約翰大學——插班入讀三年級。聖約翰大學的課程是美式的，三年級的學生必須修讀邏輯學、社會學、歷史、心理學、英國文學等人文課程，四年級必須唸國際法、政治學。俞公更修了一門東亞歷史，並跟隨校長H. P. Holt唸哲學史，這對俞公的影響很大，是俞公從電機科學轉向人文學科的關鍵。

一九一七年，俞公自聖約翰大學畢業，這年他二十一歲。次年，俞公負笈美國入讀哈佛大學，攻讀哲學。據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說，俞公表兄陳寅恪也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來到哈佛，主修梵文及

其他外語，展開了俞公和表兄「七年同窗」（俞大維語）的佳話。俞公說他在哈佛三年，十二門課統統拿A，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底便一口氣修畢了碩士及博士學位，並且取得「謝爾頓旅行獎學金」（Sheldon Travel Grant）。據說，當時中國人就讀哈佛大學本就很少，而獲此項殊榮者，則是少之又少了。

這年十月，俞公去了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專攻數理邏輯（陳寅恪亦同去柏林大學研究梵文及東方古文字學）。據說，俞大維是第一個研究數理邏輯的中國人。留德期間，俞公興趣逐漸轉向彈道研究。研究彈道，必先研究槍砲，由槍砲漸涉獵軍事戰略。在求學期間，俞公曾延請德國參謀本部之廳處長及參謀等至其寓所傳授軍事課程及參謀作業，嗣後乃為彈道學專家，對兵學也由此奠定深厚基礎。然而先生同時仍從事哲學和數學，追隨Dr. Rehl 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並聽愛因斯坦講相對論。此時他又與表哥哥陳寅恪同窗共處，說詩談詞兼論經史。先生說陳氏國學底子甚厚，時有精闢之論，自認得其潤澤甚多云云。

一九二三年，毛子水、傅斯年兩位後來成為大師的國學研究者，先後來到柏林學習。傅斯年告訴毛子水說：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另一是俞大維。^④說及俞公的學問，人皆只以為他是個彈道學專家，其實不然。他的一個老學生兼部下雷穎這樣說：

許多人說維公是彈道專家，我是學造兵工程的，讀過彈道學，教我「膛外彈道學」的是前彈道研究所所長汪

源博士，教「內彈道學」的是曾任瀋陽兵工廠火藥廠廠長，留日東京帝國大學的火藥專家王道周教授，他們對維公的彈道學修養都推崇備至。但是彈道學不是維公最重要專長，他可以稱為幾十種「專家」，文學、理學、兵學以及天文地理等等都能稱之為專家，彈道學是其中之一，而排名不高。^⑤

一九二五年，俞公的一篇論文，刊載在德國最著名的數學雜誌Mathematische Annalen上，該雜誌是海伯特（David Hilbert）與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兩位合編的。俞公是第一位在該雜誌發表文章的中國人。這時，俞公謙說：「我非專學數學，不能算是一位數學專家。」據說，這篇文章題目是“Binary Arithmetic”（二進位數學），即是說俞公六十年前已研究透徹當今電腦盛行於世所持的最基本的數學理論。

這年末，陳寅恪啟程自德國回國，次年到達。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一九二六年條有這樣的記載：

是年，先生自歐洲經海道歸國，攜表姪俞揚和同行。時間未詳。

流求（陳先生女兒）云：先生歸國時間不詳，聽先父及康晦姑談及，先父由歐洲歸國時，天氣炎熱。因大維表叔尚未結束學業，由先父攜俞揚和（俞啟德）表兄回國。時表兄三歲，船經地中海、紅海，氣溫甚高，三歲男童活動量大，只得將其頭髮剃光。待抵家後，祖父見表兄甚喜，由新午姑照顧。^⑥

投身兵工與抗日成就

一九二九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政府著手軍經建設，一面延請德國人員為顧問；一面採購德國軍需設備供兵工建設，於是設立「駐德使館商務調查部」，負責聯絡採購軍事裝備事宜。先生由於諳軍事、通德語，乃被委該部主任之職，成為俞公擔任政府公職及受知於蔣中正之始。是年六月，俞公回國，任職軍政部參事，時年三十三歲。此事之緣起與陳儀有關，在前一年，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派了一個以陳儀為首的代表團赴德國考察政治、軍事，並延攬人才回國服務，陳儀遇到了俞大維，嘆為奇才，於是大力推薦他出任是職。

次年六月，俞公又回到柏林，並任駐德使館商務專員，負責採購軍備，同時繼續學習德國參謀教育。在此期間，發生了膾炙人口的俞大維拒收回佣的佳話。據雷穎的憶述：

民國十九年政府要購買歐洲最有名的博福斯兵工廠（Bofors）所製的山砲，俞大維親自到瑞典博福斯兵工廠洽辦，商談結果，用既有的經費購妥七五山砲十二門。博福斯當局以對其他東方顧客的慣例，提出相當禮遇，數額不少的回扣，俞大維不動聲色，嚴肅的說：「這筆錢剛剛夠再加三門砲的價格，希望你們趕工，使十五門

砲一起交貨。」這一句輕描淡寫的話，嚇壞了博福斯兵工廠的高階人士，許多年來從未遇到過這種態度和操守的軍火採購人員。俞大維以其美、德兩座名校的博士學識，典雅的英語、德語，睿智的談吐和風度，徹底折服了這些瑞典人，他們對俞大維確實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又無從完全表達，除了以最誠懇的態度與他交朋友外，實想不出有什麼能使他接受的餽贈，最後有人想到建議政府當局頒贈一座勳章以表示敬佩之忱。這一段鮮為人知的軼事，他自己未曾對外人提起過。^⑦

俞公個人的高風亮節固然可敬，更重要的他為兵工團隊創立了「清白家風」，建立了軍事採購人員的榮譽感，在軍事上直接對國家作出了貢獻。當然，此舉亦得罪了不少的權貴及皇親國戚，日後對俞公的工作也帶來一些困擾。一九三二年，俞大維卸任駐德大使館商務專員一職，六月返國。蔣中正召見他，詢問歐洲情勢，及第一次大戰後有關戰略戰術與兵器等問題，晤談兩小時。蔣派任參謀本部少將主任秘書，先生婉辭，而自願至中央訓練團任兵器總教官，次年一月，調軍政部兵工署長，並晉升中將。^⑧

先生是有軍階的，雖沒進軍校但卻受過這方面的教育，故對軍事是熟識的，所以日後他出任國防部長，說他是文人部長，可以說是對，也可說不對。然而有趣的是先生這個軍階一直維持到他卸任國防部長為止，都沒有晉升過。

先生擔任兵器總教官之職（俞公開玩笑的說自己是八十萬禁軍總教頭）為時甚短，在次年一月中已轉任兵